

孟晖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

孟兰变

A
Story
Told
on
Ghost
Day
*
Meng
Hui



孟
兰
变

孟
晖 著
南京大学出版社

A
Story
Told
on
Ghost
Day
*
Meng
Hui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兰变 / 孟晖著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

2014. 3

(精典文库)

ISBN 978 - 7 - 305 - 09606 - 8

I. ①孟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17928 号

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
网 址 <http://press.nju.edu.cn>
出 版 人 左 健
丛 书 名 精典文库
书 名 孟兰变
著 者 孟 晖
责任编辑 沈卫娟
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14.625 字数 312 千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 - 7 - 305 - 09606 - 8
定 价 36.00 元
发行热线 025 - 83594756
电子邮件 sales@press.nju.edu.cn(销售部)
nupress1@public1.ptt.js.cn

*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薰香的艺术(序)

王德威

公元第七世纪的末叶，武则天以母仪君临天下，开创大周朝。李唐子孙，或遭幽禁放逐，或遭刑戮监视，一时四散飘零。武则天称帝以前的三十年里，已经挟高宗之名，摄理朝政。凭着她的机警权谋、残酷阴狠，她终于扶摇直上，成就了空前绝后的帝业。

孟晖的《孟兰变》以武则天即位后的数年为背景，写出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宫闱故事。这几年有关武则天的轶闻艳史，早已成为影视媒体的焦点。渲染搬弄，几至穷斯滥矣。孟晖选在热潮将退之际才推出她的《孟兰变》，显然有备而来。武则天不是她小说的主角，但女皇无所不在的权威阴影，成为启动叙事的契机。孟晖有兴趣的是想象那样一个时代里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：伦理的、政治的，以及情欲的关系。外戚世族、王子公主、番将妖僧、佞幸男宠，还有无数的彩女侍从，勾心斗角，交织成极复杂的网络。这网络又以圣神女帝为辐辏点。天威难测，谁能预卜自己明日的命运？皇恩浩荡的排场下掩不住一波波的死亡斗争；骄奢淫逸之后，是无边荒凉的生命叹息。

而我以为孟晖的关怀犹不止于此。她有心描写种种朝仪政争

的空档间，王公命妇怎样过日子。皇家吃尽穿绝是我们想当然尔的说法，但写出他们到底吃什么、穿什么，才是一大挑战。孟晖曾受中古文物史专业训练，想来对她重建唐代贵族日常生活的点滴，极有助益。在罗列种种物质资料之余，孟晖暗示这些资料其实指涉、象征了上述的人际关系。更重要的，从人与人、人与物的描写间，她看出了一段特属唐代的历史风采、审美情态。

这大约是孟晖真正用心的所在了。大唐开国未满百年，满朝雄浑不羁的精力，犹自方兴未艾，女帝专权，江山动荡，益发释放出更多的野心，更多的好奇。这是怎样充满矛盾的时代？乾坤颠倒，却丝毫不减风流本色，政治的异变恐怖反而促生了艺术的璀璨光华。孟晖把武则天短暂的世代写成中国中古“工艺复兴”的奇特时刻。女皇铁腕治国之际，似乎更有余力照顾细腻的生活政治。织金炼玉、踵事增华。在绫罗锦绣间，宫廷的阴谋、边疆的兵事，此起彼落。贵族巧匠竞相献艺，固然是投圣神皇帝所好，也未尝不是一种逃避。君心似海，奇技淫巧成了他们的寄托。但对孟晖而言，艺术神秘的召唤亦从中而起。无论是一匹织锦或是一团金线，一支新曲或是一个香薰球，只要精益求精，就能成就自在的价值。而对朝廷的残暴，艺术不是逃避，反代表了抗颜、救赎姿态。

历史小说从来是中国说部的大宗，近年尤其受到欢迎。数年前去世的台湾作家高阳，如今当红的二月河，都是个中的佼佼者。孟晖是小说界的后起之秀，《孟兰变》是她第一个长篇。论腹笥史识，她当然不如高阳宽阔，论世故笔锋，她也不如二月河深刻。但在《孟兰变》里她另辟蹊径，凭艺事论史事，就生活看政治，自成一席之地。当多数作家读者的眼光集中在明清的时分，孟晖悄悄退到隋唐，遥想帝国初启的开阔气象，眼界已是不同。追根究底，历

史小说无非是以今人眼光想象故人往事。鉴往知来也好、故事新编也好，总在今昔之间，琢磨参照不同时代的异同，孟晖选择的切入点是工艺器物，这在一片敷衍政治人事的历史小说主流中，尤其显得突出。她仿佛有意强调，人事兴亡有时而动，艺事巧思每每为文明留下长远痕迹。但孟晖不是天真的艺术至上论者，她太明白艺术与政治间千丝万缕的轳轳。究其极，色相劫毁，终归空无。小说以《孟兰变》为名，一丝宗教度脱意图，终于涵盖书中所有爱欲嗔痴。

《孟兰变》的主要人物有二，武则天的孙子宜王李瑛，以及九成宫的才人柳贞风。宜王生父李弘是高宗和则天皇后的长子及皇太子。上元二年，太子暴薨，王妃幽居哀思，据称逝于十二年后。宜王长于深宫，俨若孤儿；他与祖母间的关系既亲且惧。柳才人曾侍奉太子夫妇。太子故去，宫人多不知所终，唯有柳才人奉旨移居九成宫，日夜机杼为伴，成为出色的织女。

孟晖笔下的宜王仪容丰美，性情不羁。他与世家子崔文徽、西突厥小将永宁，因缘际会，结为兄弟。这三人间的义气豪情，是小说前半多所描绘的重点，但宜王的生命另有幽暗面。他的父母神秘死亡，自己前朝世子的身份动辄得咎。在祖母鹰犬的监视下，他的命运朝夕数变。宜王最觉安全的所在，竟是躺在自己早早为自己准备的棺材里，燃起雕有蛇纹的薰香球，等待死亡。然而就在香烟氤氲间，半梦半醒的宜王每有奇遇。一位官装丽人，是他神思飘荡的对象。

另一方面，柳才人殚精竭虑，将似水年华尽付予一匹匹锦绣织品。长日漫漫，却时有一条小金蛇来访，带来无限灵思。当柳才人

力图创新织成花样之际，金蛇衔来前所未见的圆金线，因此使她的技艺有了惊人的突破。

宜王与柳才人素昧平生，但却有一点灵犀，相思相通。孟晖写这两人的神秘牵引，已带有魔幻写实的色彩。小说开始，即是小金蛇游入才人深闺相见的场景。这段人蛇因缘贯穿全书，成为最主要的线索。环绕其间的是宜王貌合神离的政治婚姻，结拜兄弟间的悲欢冒险，还有一桩桩的血腥政治阴谋。神都洛阳气象万千，少年公侯顾盼自雄。但冤狱、酷刑、政变的阴霾何曾一日散去？宜王因此也是忧郁颓废的，唯有缥缈的梦中经历，让他心有所属。他偶然见到圆金线制法，不畏辛苦，居然习得了好手艺。是在埋首冶冶金线的片刻里，宜王有了安身立命的感觉。与此相应的是柳才人熟能生巧，发明“通经断纬”的绁丝织法。而金蛇衔来金线，得以让她织出了金光灿烂的织金锦缎。

宜王与柳才人是孟晖眼中不自觉的艺术家。处身宫廷风暴，他们难以全身而退，但他们化不可能为可能，从生活事物中淬炼自己的审美憧憬。香气与色彩升华了血腥与阴谋，耀眼的金线、炫丽的织金及织鸟羽技术烘托了一个服饰的乌托邦。然而如前所述，孟晖不是简单的艺术至上论者。服饰工艺何能自外于历史情境？宜王的捻制金线学自波斯奴，陡然提醒我们唐代中西文化的快速交流，其实以武力为后盾。而当柳才人辛辛苦苦地编织金锦时，她不会忘记，她最大的供养人、消费者及鉴赏家正是武则天。

借着缕缕金线，孟晖于是把宜王、柳才人及武则天牵连到一块儿，随着故事发展，这三者的关系愈益复杂微妙。宜王与女帝/祖母为何爱恨交织？柳才人为何是太子李弘逝后硕果仅存的官人？千头万绪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小说高潮急转直下，一桩骇人的宫闱

惨案即将暴露。真相如何,这里暂且卖个关子。所要强调的是,孟晖初试身手,已写下一个相当耐读的“服装即政治”寓言;她对涵蕴艺术的历史动机,观察细密,感慨自在其中。

编织是《孟兰变》最重要的象征,也凸显了孟晖的女性(主义)立场。男耕女织是先民文化的原型。采桑织布不仅代表一种技术,也是一种性别、身份归属。武则天专权后,显然对此深有所见。根据陈弱水教授的研究,在被封为高宗皇后(公元656年)后,王氏即大肆举行先蚕大典,以与皇帝的藉田仪式抗衡。先蚕始自汉代,顾名思义,正是劝桑促织,为女性的社会、经济地位正名之举。在武后治下,这本属次要的典礼喧宾夺主,成了帝国仪式的重头戏。^①看得出,孟晖是读过有关唐代历史的一些相关资料的,应该知道这一典故。《孟兰变》中的纺织因此成了带有政治意义的符号。当柳才人谨守本分,一杼一梭地织锦时,武则天早把这一女性“天职”扩而大之。她运筹帷幄,治天下有如缣丝维,穿梭引线,通经断纬,一时多少须眉臣服在她的裙裾之下。柳才人的巧手慧心,只宜由武则天验收成果,当她穿上织金锦的半臂时,她成全了才人的艺事。

而武则天编派事故,罗织政敌,其紧密细腻处,莫非也来自她的本能?《孟兰变》中一场场窥伺构陷、严刑峻法,俱足令人惊心动魄。武则天眼线四布,一有动静,立时收网。皇嗣睿宗因密见内常侍范云仙及突厥可汗阿史那元庆,酿成巨案,宜王因此也几乎丧命。为了安排长清县主再嫁佳婿,崔文徽原本的婚姻巧被拆散。武则天的“特务头子”来俊臣,为他的心得报告题名“罗织经”,岂竟偶然?

作为说故事者,孟晖编织史事与虚构,也一样颇有心得。小说

开始的几条线索，乍看互不相属。宜王的家事纠纷，宜王、崔文徽与永宁的结义尚武，各有来头。中段以后，我们才恍然其间的细腻纠缠。宜王的婚姻是武李联姻；宜王妃凭其才智，其实与太平公主共成则天大帝智囊。宜王与结拜的兄弟情逾手足，同有推翻大周野心，但动机又何其不同。而当宜王情牵梦中宫女，文徽再娶、进入武氏集团核心，永宁与王妃又另有暧昧……各种线索霎时形成眩目的图案，直指书中伦理、政治及情欲风暴的核心。

孟晖当是也利用小说空间，填充种种有关唐代宫廷生活的景致。大至游艺骑射，小至装饰摆设，巨细靡遗。唐人入寝用薰香，小食包括鸭血汤、酥山，如厕有澡豆伺候，多能引人兴趣。识者或要认为孟晖在罗列器物服饰，已有过犹不及之嫌，我倒以为她的胆量仍不够大，不能把这些生活资料的积累视为当然，以致穿插起来，每有刻意求工之处。在这方面，《红楼梦》举重若轻的笔法，依然是她效法的对象。

但有什么能比出虚入实、编织有无更能触动孟晖呢？在她早期的作品中，如《有树的风景》、《苍华》、《十九郎》、《蝶影》、《春纱》等，孟晖触及了艺术“逼真”的幻魅诱惑。《有树的风景》画中有画，使叙述者像是“站到两面平行的镜子中间”，一面是画作，一面“是我的记忆”，“它俩彼此映照，使得我从任何一面上都看到了一片树影的无穷尽的重叠影像”。这几乎像是孟晖的创作观念了。《春纱》中的暧昧纱巾，《蝶影》中“绣”入主角腕上的淡淡蝶痕，《十九郎》中神秘的绮幔，《苍华》中碎而复原的古瓶，都透露着神秘的物我相融的诱惑。真耶幻耶？尽在不言之中。《孟兰变》因此不妨视为孟晖这一阶段作品的集大成者。艺术的召唤法力无边，值得我们的角色生死以许。小说高潮，宜王步入九成宫内，他所梦想的美

人盈盈相望。这是“真相大白”的时刻，还是他悠然入梦的时刻？死亡成了最后的蛊惑。

《孟兰变》叙述的宫廷政治，充满太多血腥矛盾，难以使人释怀。小说中的父子君臣不断错位，武则天诛杀骨肉，宠幸男妾，不过是最引人侧目的例子。在这一片紊乱的伦理、情欲关系中，宜王与崔文徽、永宁间的生死交情，特别显得弥足珍贵。孟晖写三人啖臂为盟、池中共浴，以及崔文徽与宜王共结同心的情节，颇有男同性欲望的暗示。但唐代男女欲望的流转，又岂能用今天的“性别话语”所衡量？也因此，当三人卷入高潮的明堂政变一景，他们各为其主，演出兄弟相残的场面却毫无惧色，士为知己者死，此生的遗憾，有来生相报。

《孟兰变》又是本侧写亲情的小说。宜王自幼父母双亡，思念父母是他挥之不去的情结。他的结拜兄弟文徽及永宁也在成长过程中，成了无母之人。故事中两次写到官人偷情难产，为人母的价格是如此创痛。但另一方面，武则天为了权谋，铲除亲生子嗣，犹自怨叹与高宗生不出好儿子，一样令人心惊肉跳。

面对这许多人间不义，艺术不及之处，宗教或可有解脱之道。小说后段孟兰盆节，有高僧法藏为武则天讲《华严经》。其时宜王散尽家财代祖母祈福，一赎罪愆。这里最重要的母题是《目连救母》变文的演述。目连僧为寻母下地狱，千回百转，不得母亲，誓不成佛。这是纯中国式的恋母故事。孟晖将其附会在她书中的思母情节，每似心有戚戚焉。

我不认为孟晖真心要以佛教教义，超脱她的小说情境。但佛家对色相与空无的看法，恰与她小说极力铺陈的繁华颓靡，形成因

果，也因此，它丰富了孟晖对艺术与历史的憧憬。艺术最高的境界，不再炫耀感动，而在枯寂死灭中，“发潜德之幽光”。孟兰相传是鬼节，是逝去的亲人重回人间团聚的时刻。人与鬼，逝者与生者，已知与未知重新了断前缘。也是在这一刻，孟晖有意将艺术视为跨越死亡与生命、真实与虚构的桥梁。

作为孟晖第一本长篇小说，《孟兰变》因此极能显现她的才情与创意。我无意过分吹捧此书。它的叙述也许稍嫌平铺直叙，它的节奏也许前舒后促，它的人物场景也许仍不够精练动人。但这些瑕疵无碍孟晖的眼界气派。“有血有肉”的关于明清历史的小小说，我们看得多了，《孟兰变》风格典丽工整，几乎泛漫着隋唐古墓壁画似的幽静与清凉。谁知道呢？这或许正是历史小说的一条新路。我想起了书中最重要的物件——宜王的香薰球：一缕暗香，先是若有似无，香气逐渐浮动流淌，愈趋浓郁，中人欲醉，不能自己。迷离之中，多少沧桑繁华历来到眼前，又化作缕缕青烟，返而复逝。薰香的艺术，也是孟晖小说的艺术。

注：

① Che Jo-Shui, “Empress Wu and Proto-Feminist Sentiments In T'ang China,” in Frederick P. Braudauer and Chun Chieh Huang (Seattle,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1993), pp. 78—80.

目 录

薰香的艺术(序)_____ 1

第一章_____ 1

第二章_____ 154

第三章_____ 331

无边的金狮子(繁体版后记)_____ 443

再版后记_____ 447

第一章

第一节

一

他轻轻升上长满萋萋荒草的宫垣，昂首观望在寂夜中重重绵延开去的崇楼峨殿的阴影。在这一片广大的宫苑的西南角落，一点点灯火自一处处偏院内的楼堂间亮起，星星点点，似乎随时会被黎明前的轻风吹灭。那是宫娥们为梳妆点起的灯火。他沿着垣壁无声溜下，游过水流溶溶的御沟，片刻间，迷失在一片杨柳与桃李的树林中。那一片荧荧星火，在林梢间隐隐闪现，引他走出荒林。他在一重重垣墙、一道道回廊复道、一座座庭院之间徘徊游走。他所经过的庭院，皆是芳草满庭、花木繁茂、山石颓塌、杳无人迹。最后，他望见了她映在素窗上的纤影。凝望她片刻，他轻轻步上绘彩剥落的回廊尽端的廊梯，进入七襄楼二层上的西阁间，来到她面前。

这时，才人柳贞风坐在寒月一般闪烁着清冷光华的银镜前，正将一头乌发在头顶盘挽成髻。忽然，她发现，一条小金蛇盘卧在漆奁边的罗褥上。柳才人一惊，随即镇静下来。

“你这样早起，是饿了吗？等一等，我唤人来为你取拌蜜的香饭，香极了。”她以哄慰的语声说。这时，寝阁的门扉“呀”地一声被推开，紫儿捧着一漆盘刚刚采摘的带露花朵走了进来，恰好听到了柳才人的言语，不由一怔。接着，她也看见了小蛇，立即惊奇地瞪大了眸子。见柳才人连连向她使眼色，紫儿会意，当即轻步退出了房门。

柳才人静静坐着，双臂高举，一双手在头顶盘挽着将完未完的发髻，向映在镜中的自己的面影端详。如果松手，用去将近一个时辰梳就的高髻将立即松溃。天色将明，她不会再有一个时辰的闲暇用以重新盘髻。望一眼盘卧在妆奁畔的金蛇，她终于不能自禁，探出右手去取奁盒内的银钗。小蛇昂首盘立，如同萤火虫一般，通体发散金灿灿的荧光，光芒中隐显出蛇身上的银色花纹。它的一对菱眼仿佛夜光珠一般碧光莹莹，咝咝地吐着金色的两叉舌信子，看去异样地怖人。她的手轻轻抖着，捡起两支银钗。“叮”的一声，银钗与奁内的诸色簪钗相碰，玎铮悦耳。她几乎吓晕，以为金蛇马上会循声扑来。小蛇受惊，摇了一摇，似乎意欲逃走，然而，它随即依然盘立着，一动不动地呆望着她。

她松一口气，轻抽回右手，用银钗将发髻插定。镜中映出的高髻状如受惊飞起的鹞鸟临风扬展的一片翼翅，凌空巍巍耸立。高髻下的素额上，犹贴饰着隔宿的菱花形翠钿。一时，她定定望着镜中，不由自主地回想这张面庞曾经是何等莹洁。强压住骤然涌上心头一阵苦痛，她伸手去取来簪花银粉盒。突然，她悟到，举手

之间，自己浑然忘记了近在咫尺的小蛇。飞快地投去一瞥，她惊呆了。此时，金蛇将细长的身躯回环盘绕成错综的形状，令人骇异。她迷惑地、厌恶地望着扭作怪状的蛇形，渐渐地，她心有所悟，不由转目望一眼镜中。金蛇在竭力盘结出与她的高髻一样的形状。它的样子颇显笨拙，却用一对碧眼直直望着她，金舌信颤吐着，很是一副自得、卖乖的神气。一瞬间，她不禁掠过一丝骇笑。

一声门响，她循声回望。紫儿手捧一小碗米饭进房，泉子随在紫儿身后，提着一把长铲。

“蛇在哪里？”泉子轻声问。

柳才人指向褥上，然而，金蛇转瞬间踪影全无。

泉子一脸失望：“溜了？”

“还说便宜话呢！让我等这么久，那条蛇若是存心咬我，十次也咬了。”她懊恼地嗔道。

“贵人恕罪。”泉子殷勤地低问，“我细搜一下？这条蛇多半藏在哪一处角落里，贵人不提防被它咬了，可就坏了。”

柳才人微蹙秀眉。她心知泉子所言有理。然而，映在窗上的天光正在悄悄明亮起来，很快便该去上工了。她担心来不及在上工之前将晨妆画好。踌躇一下，她下了决心：

“你先退下去，待我梳妆好，再来搜寻。”

泉子迟疑：“这不好罢，要是……”

“啊呀，出去！”这小宫监细细的嗓音令她心头忽起一阵烦恶。想到自己尚未妆画好的面庞为泉子看见，她更觉不悦，负气转过面，抿紧嘴，着手向面上扑粉。

见她生气了，泉子与紫儿只得无言地退了出去。房中仅留下柳才人一人，她细心地向面、颈、前胸与后背擦粉，同时，思忖着今

日面庞上的花钿样子。她昨夜临睡前已经大致想好，晨起以后，将在额上贴一朵翠地红花的翠钿，翠钿是她亲自用翠罗、红绢剪贴而成，钿心上缀有一小粒珍珠。然后，她将把一对凤眉描得更宽、更长，再在眉梢畔画一对似流云又似凤尾的颊黄，一直延至双颊。嘴角两边各贴一对黑色圆靥。她将穿一件菱纹罗窄袖敞口红襦，束一条石榴红长裙，外罩一件白地上满织红花、蓝叶、黄梗的硬锦半臂。半臂衣短不及腰，锦裾收束，愈显得她雪胸微隆，长身玉立。一围金叶与小银铃相间地缀饰在半臂的裾缘上，将在围绕于她肩胸间的翠蓝丝绒长帔下玎玲作响，金光闪颤。不出三天，明彩院，乃至整座九成宫内，宫娥们会人人竞相仿学她的这一身衣妆，梳惊鹊髻，绘大朵的流云颊黄，在束身短半臂锦衣上缀挂金叶银铃。想到这里，一丝笑影掠过她的面容。

他躲在床帐的帷影后，倚着帐杆，静静地望着她。片刻以后，她扑罢粉，在一片桃形翠钿的背面涂上胶液，备放在镜前，然后，将一直贴在她额上的一片朱钿揭了下来。尽管，她立即以翠钿贴敷在额心，但是，片刻间所蓦然窥视到的光景仍然令他深深震颤。他惊醒了。在昏黑中，他怔神许久。

翌日，在约略相同的时辰，他再次发觉自己正走向坐落在山林深处的那一片宫观。翻过宫墙，循着记忆中的路径，他渐渐寻至那位美人的小楼别院。悄悄藏身在不易为人窥见的床后角落中，透过帷影，他看着不知名的美人梳发、盘髻、扑粉、换贴额钿、描眉、染颊、点唇、绘贴面花。在她揭下夜间寝息时饰额的花钿，换贴新钿的时候，他仍然被她在这一刻显露出的面容所惊骇。不过，这一次，他没有惊醒。在梦中，他一直流连至美人晨妆已毕，更换上一身碧罗襦、七破花间长锦裙、晕间锦半臂，披围起一围红帔子。

继接而至的下一个黎明，他几乎是怀着急切的心情循旧路潜入那位美人的寝房。此后，一天复一天，他一次次地闯入那一片陌生的宫苑，悄悄来到美人的帐后，陪伴她晨妆。

二

宜王武玮^①将目光凝定在轻悬于帐顶下的一只金薰球上，闷闷回味方才的梦境。残烟细细，从薰球的镂空花纹间吐出，在菱纹罗帐的覆斗帐顶下飘袅。他暗暗回想自幼至今居住与游历过的数处宫观园囿，然而，梦中所见与记忆皆不相符。

在他身边，阿史那永宁翻动身体，中断了宜王武玮的思绪。

“卿卿？”永宁闭目喃喃道，同时，伸出一只手摸索，“卿卿，你究竟是谁？你……你不是玉蛮！”

宜王一掌打开永宁的手：“下作鬼，是我。”

“殿下？天，我真该死！”永宁闭目自言自语，嘴角上却浮起微笑。

“快起身，崔二他们就要到了！”宜王握住永宁的肩膀推摇两下。

永宁含糊地咕哝一声，翻动身体，重行睡去了。

宜王只得自己起身下床。守候在寝阁门外的老阉奴捧剑闻得室内二人语声，掀帘张望一下，连忙唤来婢子们，为宜王掀开帐帷，侍候他穿上屐子，披上一件直领长袍。

宜王负手走出寝堂，漫步出了院后角门，穿过花光院，沿着长

^① 武则天称帝以后，下令她与李治的子孙一律改随母姓，因此，小说中，李玮又被称为武玮，同样，李隆基被称为武隆基。但是，在政治斗争中，人们有时又会出于各种动机而强调他们身为李唐皇室后代的身份，小说中，谋反的汝南王就被称为李隆梯，以表示他与武氏家族势不两立。